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秋日原野

车行沿江平原，窗外是一幅铺展的秋日图景。丘陵与平原交替，湖塘散布，小河弯弯。沿岸的湿地，香蒲与芦苇铺成一片，水鸟穿梭潜游，时有白鹭惊飞。

蒲叶青黄杂糅，蒲棒一根根立着，像褐红色的小蜡烛。

这是香蒲科香蒲属的多年生水草，俗说水蜡烛，小孩常折来玩，妇人河畔捶洗，顺便剪几支回家插瓶。蒲棒上头细的一截是雄花，开时散出黄色花粉，集在一起便是中药蒲黄，有凝血止血之效；下头粗壮褐色的是雌花，结成果序，秋日裂开，蓬蓬白絮飘出来，能填枕褥，干透也可引火。其叶柔韧，可编蒲团、蒲席、蒲包、蒲鞭。东汉刘宽做南阳太守，下属有过，用蒲草鞭子轻抽，示辱而已，所谓“蒲鞭之罚”，说的是宽仁。

此时节，最热烈最惹眼的，当属沿江平原的稻田，大片大片的，一直铺到山脚下。水稻一年两熟，稻穗垂着头，粒粒挤得紧。风吹稻浪，一波推着一波，沙沙地响。有些地块显出浅黄色，那是收割后露在外头的秸秆茬子，几个孩童带着田园犬，在里面追逐打闹。那条黑漆漆的柏油路，宽宽展展的，在稻浪里穿过。偶有一棵孤零零的乌桕树，枝干黑褐，叶子红黄相间，落了大半，缀着些白生生的乌桕子，远望格外打眼。路向远处的山脉延伸，远山裹着云雾，半掩。那一发青山，便是大别山脉了。

走着走着，下起雨来。秋雨绵绵，路边水稻挂着水珠，一颗颗，亮莹莹的，凑近看，水珠里竟有倒悬的镜像：天在里头，云在里头，我也在里头。畅游古皖大地，欢喜自在，一曲黄梅调，从院落人家传来，调子是熟悉的唱段。田里的事忙完了，嗓子就闲不住，总要唱一段。旧时光，这一带村村湾湾都有戏。

俯瞰大地，山脉与平原在这里相遇，竟划出一条近乎笔直的分界，如刀切一般，这是郯庐断裂带留下的痕迹，大别山东南麓的陡坎，远看便有了这样的齐崭。行至山脚下，便是张恨水的故居所在地黄岭。黄土书屋塌过，又复建了起来。少年张恨水在这里苦读，从这里走出，写出了《啼笑因缘》。书屋坍塌了，后人又扶了起来，是因为这里聚着文气，文脉不散，为后来者遮风避雨。

车行巢湖平原，天边水光闪闪，宽广地铺开，灰蓝蓝的一片，望不到对岸。那是巢湖。巢湖水浅，湖心有岛，名姥山岛。这岛我上去过一回。数年前与师同行，登岛上的文峰塔，登高远望，依稀可见远处的岸线、田畴、村庄。

沿湖岸走了一程，便拐进田间小路。

农人正刨着红薯，红薯从土里滚出来，带着干泥，个顶个的敦实。旁边的棉花像喝了酒的醉汉，东倒西歪，棉桃咧开了嘴，露出白絮；稻场晒着包壳的黄豆、绿豆、花生与芝麻。农人的儿子戴着草帽，坐在田埂玩手机，头也不抬。我上前问农人，要种什么作物。农人说，种油菜。我问，是春天开花的油菜么？农人回，是的。我有些惊讶，一直以为油菜春天播种，没想到秋日就下了种。寒风未来，冬雪未至，农人已在暖洋洋的秋日，考虑明年春日的事了。农人很热情，不烦我问这问那，一边干活一边回答，在他面前，我像个恭恭敬敬的小学生。

红薯原产美洲，明代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把薯藤绞进绳子里，从海外偷带回来。这是旋花科番薯属藤本植物，耐旱高产，可当米谷，是荒年兜底的口粮，明清方志里常说“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小时候爱吃烤红薯，常把它埋进灶膛的热灰里。外皮烤得焦黑，拿火钳夹出来，烫手，倒过来倒过去地吹。掰开，冒出热气，咬一口，软甜。吃完一嘴黑，惹人笑。

乡间小道，两孩童盘膝而坐，玩着游戏，脑袋凑在一块，传来欢笑声。儿时的友谊大约就是这样，像少年鲁迅与闰土，没有烦恼，没有隔阂。孩童们的笑容，像地里的棉花，咧开了嘴，露出洁白的絮。

妇人扎着遮尘的头巾，在翻新土地，用锄头砸开硬土。见我用相机拍摄，她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这丑人，有什么拍的。”她不知，她身披霞光劳作，像极了米勒的油画。我问她，翻新土地种什么？她说，种白菜啊，你竟然不知道？我摸了摸头。她又说，打过霜的白菜好吃得很嘞！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夜愈加地深了，暮霭沉沉，草木寂静。心想，烟火人间，院落人家养着的盆栽，修得齐整；野外没人管的草木，乱蓬蓬地长着。各有各的活法，都可爱。走进秋天，走到田园，看劳作的人，看草木的枯荣，看落日把霞光收尽，看星河慢慢升起来。

信笔扬尘

一碗剁荞面

高安侠

深秋的陕北，山川田野略显疲惫之态，仿佛刚刚分娩之后的产妇。

吴起最偏远的张湾子村里，炊烟袅袅升起，牧羊人赶着羊群归圈，咩咩的叫声和扬起的黄尘混杂在空气里，给宁静的小山村增添了几分生动。

待牛羊安顿，吃罢晚饭，人们就会上炕入眠。千百年来，黄土高原的农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永远不会改变。

可是这一天，站在硷畔上呼唤孩子的婆姨们惊奇地发现，有一队人马从夕阳里走来，川道里的队伍连绵不绝。顿时，人们慌了，以为又是一场劫难来临。

人们丢下家园，纷纷往深山跑，企图躲过这场灾难。可是，26岁的庄稼汉张廷杰没法跑，婆姨刚坐月子，又是小脚，荒野秋寒难免会冻坏婴儿。他心一横，干脆不跑了，只是紧闭大门，躲进边窑，隐入黑暗。

过了很久，听得有人叩门，“老乡，老乡，不要怕，我们是逢军。”

“逢军？”张廷杰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心下疑惑，在铁边城赶集，只听得走南闯北的羊毛贩子说陕北有红军，一个叫刘志丹的人领着闹世事。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在那一晚遇到的也是红军，只不过那南方人古怪的发音让他困惑。

他和婆姨屏住呼吸，不敢动弹，偏偏此时怀中的婴儿哇哇大哭，嘹亮的声音划破黑夜。

万般无奈之下，张廷杰只得硬着头皮开门，只见朦胧月色中，门外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开口：“老乡，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一晚？”

不远处几个人抬着担架，他注意到担架上的人头发老长，消瘦得厉害，不停地咳嗽。

“老乡，能不能给病人做顿饭？”那人和气地说，一边掏出一枚银圆。

一顿饭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张廷杰赶忙推辞，然而，那枚银元硬是被塞进了他手里。

这一切和以往全然不同，自小听老人们说，这头道川是甘肃宁夏进入陕北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鏖战之地。这么多年，兵匪搜刮，土匪搜刮，村子被他们用篦子篦过一般，从没有吃饭给钱一说。

眼前的一切让张廷杰感到了异样，心里盘算着做一顿像样的饭。

正是秋天，新荞麦刚打下来，八月十五做好的羊肉臊子没舍得吃，还挂在房梁上，干脆做一顿羊肉剁荞面。

陕北铁边城一带的婆姨们个个都是剁荞面的好手，生火烧水，舀面和面，顷刻之间，巧手剁银丝，锅里莲花转，香喷喷的羊肉剁荞面便做好了。

他舀一碗端给警卫员，过一会，警卫员过来问：“老乡，还有没有？”他连忙又舀出一碗，隐约听得隔壁窑洞里，有人在说话，像在讨论什么，还有东西在滴滴作响。他心里疑惑，他们到底是做啥的，怎么半夜还不睡觉？那个病人不停咳嗽，但愿吃了羊肉剁荞面能好起来。

一连吃了三碗，警卫员送碗的时候，微笑着告诉他：“首长说了，这是长征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

长征？他并不知道，这个词在多年以后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也改变了世界。此刻，他的心里只有一丝安慰：只要病人满意，他就放心了。

第二天清晨，这一队人马沿着头道川又出发了，目送队伍离开的时候，他心里竟有些怜惜，他们看起来那么瘦弱，衣衫褴褛，步履艰难。他们来自哪里？要去哪里？

时间一晃90年过去了，当我们沿着头道川的大路走进张湾子村，正好也是10月18日，仿佛时光重叠，秋阳依旧灿烂，大地呈现出丰收之后的沉静。

我站在那个窑洞里，打量每一处细节，那盏油灯，那方炕桌，那个蓝花瓷碗，仿佛还在喁喁诉说往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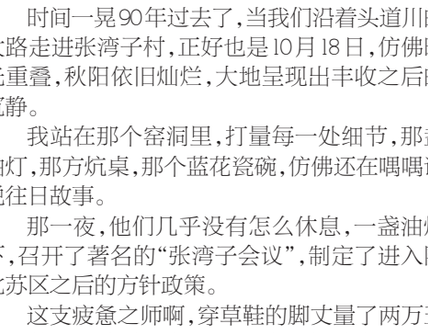
那一夜，他们几乎没有怎么休息，一盏油灯下，召开了著名的“张湾子会议”，制定了进入陕北苏区之后的方针政策。

这支疲惫之师啊，穿草鞋的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的山川大地，风霜雨雪，当他们踏上陕北的那一刻，历史悄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年轻的张廷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家竟然与举世闻名的长征发生了关联，与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关联，而那个担架上的人正是毛泽东。这一切，是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的。一个微小善举，一碗剁荞面，竟然被写进了历史，足以让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向子孙后代讲述。

如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他的孙媳妇，这个陕北俊女子，又一次讲述往事，眉眼间充满了自豪。

此刻阳光正好，山川温柔，大地静穆，不远处的头道川上正在修建高速公路，不久的将来，红军走过的那条崎岖小路将会变成通衢大道。而我，仿佛又看见90年前的那队人马，从远处迤逦而来……



小说世情

铁 龙

于德北

许多年前的事了。

平原上的村子要开铁路，来了很多人，南方人，北方人，中国人，外国人，带着各种器材，又丈又量，原本寂静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什么是铁路？什么是火车？乡人并不知道。但他们的土地被占了——虽然得了一些钱，终归还是恐慌，失去了营生，心里空落。孩子们总是欢愉，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他们去工地，不时带回新的消息。一个孩子说，火车是铁牛，吃煤。又一个孩子说，火车就是火龙，会喷火，力大无穷，可以碾碎一切。这些话到了大人那里就变了。在他们心里，火车是怪兽，铁轨是它的两条腿；火车压过的土地不长庄稼，干旱少雨，庄稼减产直至颗粒无收。

年轻人拿不准主意，就去找族长。他们在夜晚聚集到场院上，拢起篝火，用神色来庄严一种古老的仪式。族长年纪大了，手里拄着拐杖。他坐在石碾子上，双腿自然分开。天上星星闪烁，银河似乎无际无边。一头驴子在院墙边伫立，实在难受了，就嚎叫两声。田野那么浩大，黑黢黢分不清头脑。本来，妇人是不参加这样的聚会的，但她们也为生计担忧，就怀里抱着孩子，远远地站在暗影里。

“去喊二铁匠吧！”族长说。

人群骚动起来。

几个年轻人不及众人反应，奔踏着离开，直奔村西的铁匠铺，把不知旧里的二铁匠拉来。二铁匠有些呆，除了干活不与人来往。

“你打一条龙吧！”族长说。

“给我铁。”二铁匠说，鼻口冒出白气。

“给你铁。”族长说。

于是，全村子的人都行动起来。他们把家里的铁器集中在场院——除了犁铧、锄头和镰刀，轰轰烈烈地搭起熔炉。什么锅呀、盆呀、锤子、秤砣，皆被熔成铁锭，源源不断地送去二铁匠的铺子。风箱拉起来，呼呼直响。大锤敲打在砧板上，火星直冒。这个村庄要打一条龙，目的十分清晰，他们要用铁龙对抗、镇压铁路和火车对他们的伤害。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持续获得安稳的生活。

于是，那些日子里，全村人通宵达旦，昼夜不歇，运煤的运煤，炼焦的炼焦，担水的担水，送饭的送饭。锅没了，饭是做不了了，就去临近的镇子里换。在镇上人的眼睛里，这个村的人都疯了，他们要打一条铁龙，目的就是对付即将修建的铁路。

可是，不管别人如何笑话，村庄里的人依旧我行我素。经过一百零八天的努力，他们终于把龙打成，并架到了村外的土坡上。这条龙，黑皮铁鳞，层层叠叠，夕晖返照，冷冷银光；龙头高高昂起，犄角向上翻卷；目如铃铛，牙齿参差；龙须颤颤，吹动长风。铁身一节一节扣合，几度弯转；铁爪抠进泥土，沉沉稳住身形；龙尾横扫，草木皆惊，若丝若吼，神鬼退避三分。

族长盘膝坐在地上，双目微微闭合。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全村的人保持了沉默的欢呼，他们目光聚拢，齐刷刷把施工人员悉数收入眼底。

遗憾的是，铁龙并没有影响工程的进度。七年之后，铁路建成通车，长长的火车喷烟吐火，活灵活现地在平原上奔驰。它并没有伤害村庄，村庄也渐渐接纳了一切。只是有一个习惯难以更改，经过两代人的传输，这个村庄的人一直冷食，一百多年了，家家户户的烟囱形同虚设。



世纪相遇 李陶 摄

书心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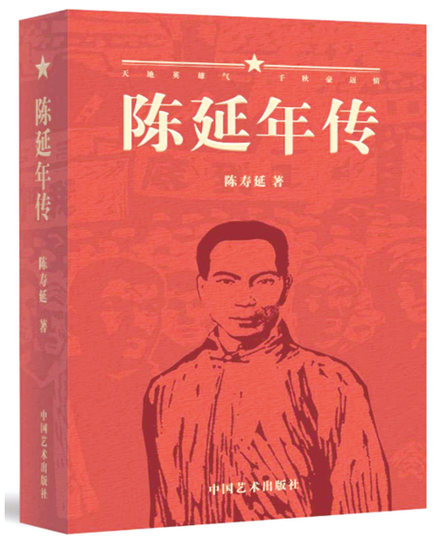
光耀千秋的英雄史诗

——序陈寿延的《陈延年传》

崔国发

我的同学陈寿延，大学毕业后在安庆中学任教已四十余载。作为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他的文史修养与知识积淀殊为深厚，尤其是在他生于斯、长于斯又工作于斯的安庆，一直想为陈延年烈士写照立传，写一本有力量的、能启发激励人们心灵的人文读本。于是，在工作之余，他勤于梳理历史脉络，还原历史真相，殚精竭虑，考证严谨，深挖细掘、披沙拣金，精心构思，深入思考，期间曾得到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和有关方面及地方文史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从构想、积累、酝酿到凝神运思，用了四年的时间，奋笔疾书，一气呵成，饱含深情、噙着热泪写成这样一部引人瞩目、思想厚重、故事鲜活、生动感人的《陈延年传》。这不仅展示了作者渊博的史识、丰赡的智慧、独到的视角和为文的功力，而且让人感动于陈延年烈士的崇高信仰、政治品格、远大抱负、革命情怀、丰功伟绩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阕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在觉醒年代的青春之歌，刻画了这位早期共产党人踏荆前行、坚贞不屈、光耀千秋、可歌可泣的精神品质，实在难能可贵。

寿延写的《陈延年传》，聚焦陈延年的成长与革命历程，从其“家学渊源，年少立志”写起，一直写到“人民抉择，浴血奋战”，视野宏阔，荡气回肠，全书共十一章，三十万字，作者通过翔实史料、珍贵图片和文学笔法，还原了一个真实、鲜活、崇高、伟岸的陈延年的形象。作品有力度，有魄力，有情感，有哲理，真实地再现了陈延年为领导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事迹和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革命精神。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受父亲新思想影响，励志救国。1915年入法语学校学习，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以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开创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广西等地区党的工作新局面，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1927年牺牲时，年仅29岁。



《陈延年传》 陈寿延 著
中国艺术出版社

读寿延的《陈延年传》，令人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尤其是当我们读到陈延年英勇就义那一幕，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的高声回应掷地有声，振聋发聩：“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我读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撼，并且流下了一串串激动的热泪。这热泪来自革命志士的坚强意志，来自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一片赤子之心。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陈寿延先生正是用血和怀揣着的一颗赤子之心，生动地塑造出了陈延年烈士镇定自若、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淋漓酣畅地展现共产党人的碧血丹心，具有思想和精神的激励与感召力，以及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这不禁使我想起，2022年夏天，我与池州学院党员干部一起，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书签上，读到了陈延年1926年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铿锵的话语之间，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和共产党人气势磅礴的精神力量。陈延年短暂的一生，为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写伟人、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作品称誉于世的著名作家梁衡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观念，叫作“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作家要写这三个大的东西，这样你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了制高点上。他强调“写一点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陈寿延写的《陈延年传》，就如梁衡先生所说的，融“大事、大情、大理”于一体，通篇讲述陈延年的故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大事”，并赋予其故事性，梳理出传主的思想和生命历程的端绪，把自己的笔触伸进其内心世界，赋予作品以“大情”与“大理”，唯其如此，才能使人物形象丰满起来，有血有肉，沟通情理，有魂有骨，富有强烈的启悟性和感染力，以及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气息。可以说，陈寿延的《陈延年传》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才、胆、识、力和关于陈延年传记书写中所历经的大事、大情、大理的统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最好的清醒剂。读《陈延年传》，我们可以从它所记载的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陈延年的人生历程与感人事迹中，汲取精神动力，筑牢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陈延年传》是一部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红色经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是光耀千秋的英雄史诗，具有明显的励志作用和教育价值。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铜陵学院、池州学院原党委副书记）